



投稿邮箱:hpd2026@163.co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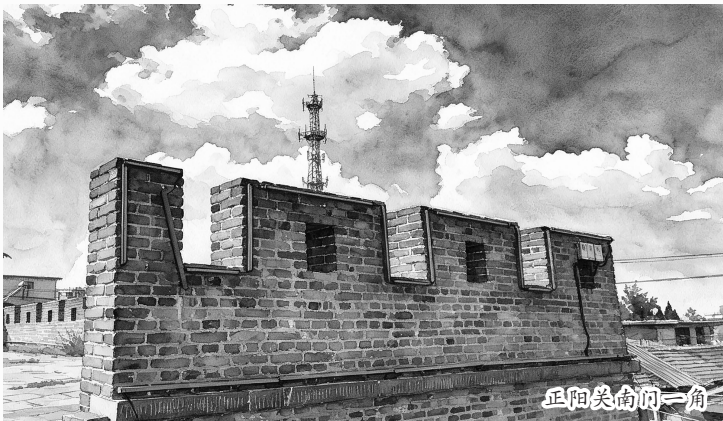
淮河流过皖北平原，在广袤的原野上，一条条河汉犹如展开的手掌纹一样，向寿州西北方向的正阳关汇聚而去。颍河、淝河、淮河在这里交汇，“七十二水归正阳”并不是真的有这么多条河流汇入正阳关，而是指从四面八方来的水流，在这里汇集在一起。没有奇峰峻岭作为背景，这里是一片被大水冲刷出来的土地，山是没有的，水就是正阳关的山。千百年来流水起伏不息，将人们的日常生活、人与人的交往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一层层地积淀在了这片土地上。走在正阳关的石板路上，脚下的路面一半是古镇的老时光，另一半则是淮河水留下的泥沙。

正阳关位于三水汇合之处的渡口，已经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。古时称为颍尾、颍口，《左传》中记载有“楚子狩于州来，次于颍尾”的故事，春秋时期的车马旌旗，已经随着河水被冲刷得无影无踪。

明朝成化年间，在此设置收钞大关，由户部直接管理，南来北往的船只都必须在此缴纳关税。当时河面上帆樯如云，商船沿着淮河上下航行，把江南的丝绸、瓷器运到这里，又把皖北的粮食、土特产送到远方。鼎盛之时，这里曾经设有正阳市，街道上商号连绵不绝，码头上的喧闹声日夜不断。水使古镇繁荣昌盛的同时也带来了漂泊和动荡。历史上战争频繁发生，洪水也一次又一次地淹没了堤坝。大水过后，人们扫净泥沙，又开始重建家园，过自己的日子。

如今站在南门拱洞之下，向上望去就可以看到石额上刻着“淮南古镇”四个大字。青砖经过岁月的打磨变得十分光滑，在砖缝间生长出一些细小的野草，风吹过高大的城门洞口的时候，会感受到一丝河水带来的湿气。几位老人搬来了小马扎，在城门下边的阴凉处坐着聊天，不急不缓地说着家常。以前游客来来往往，并没有怎么注意这里，只是一直把这里当作古镇的一扇老窗户一样守护着。现存的老城门有三个（原来共有四个，西门早年间被战火摧毁了），分别是北门“凤城首镇”、东门“熙宇春台”，每一道城门都有一块匾额，一笔一划都是

古代文人留下的痕迹。这些石刻没有被战火和洪水所摧毁，保存到现在，并不是陈列在玻璃展柜中的古董，而是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之中。行人推着车子、挑着担子走动，孩子们在城门口边跑边玩，日复一日地从城门下走过，古和今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连接在



一起了。

从城门进去，就是古镇上的一条石板路。大块青石板因为几百年的脚踏而变得十分光滑，在下雨的时候，石缝间会积起一些水珠，映照出两边斑驳的墙壁。墙皮脱落的地方，可以看到里面的旧砖头。院子里的老格扇和花窗，依然保持着明清时期民居的样子，马头墙高低参差地矗立在街巷之中。很多老房子已经多次翻新了，老木料搭配上新的砖瓦，在院子里种上了南瓜、扁豆等蔬菜，藤蔓沿着墙根向上攀爬。真正的古镇，并不是只有完好无损的古迹，而是人们一代又一代生活的地方。这里没有人为制造出来的网红景点，普通的居民就住在老房子里，晾衣绳悬挂在走廊上，厨房里铁锅发出“滋滋”的声音，小猫咪和小狗躺在门口打盹。古老的建筑并没有被弃置遗忘，在人间烟火中浸润着它，古迹才会成为活生生的存在，而不是冷冰冰的标本。

水就是正阳关的魂。七十二条沟河汇聚在一起，洪水奔腾而过的同时，也带来了丰富的资源。淮王鱼，也就是本地人所说的回黄鱼，在淮水中生长繁殖。这种鱼没有鳞片，身体很光滑，嘴巴长在头下面，以前淮河里的产量很多，现在很少见了。本地厨师做淮王鱼，并不追求复杂的做法，用清水炖汤，汤色乳白，味道鲜美。河边的餐馆就地取材，用河水里的鱼虾和田间地头的新鲜蔬菜来烹制菜肴，便是一顿地道的农家菜。吃完饭后，镇上的人都喜欢在街上随便走动，经过老房子的时候，会去摸一下破旧的窗户条，看着马头墙被夕阳拉成长长的身影。历史并不是书本上远隔时空的文字，而是融入到一日三餐、散步闲逛的生活当中。

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码头。以前正阳关码头上，每天都有很多船只来往，桨声不绝于耳。货船在这里停靠，搬运工人把货物从河边送到街市上，商号、客棧、酒

沿着码头一直排列开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变化，水运逐渐衰落了，古老的码头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热闹繁华了，但是河水依然奔腾不息。站在堤坝上远眺淮河，水面宽阔，河水缓缓向东方流去，颍河、淝河源源不断地汇入其中。河面上还有一两艘渔

育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。时阁表演，是正阳关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。表演里，身强力壮的大汉肩扛铁架，六七岁的孩童装扮成戏曲人物固定在架子上面，衣袂飘动，在街上巡游。锣鼓一敲起来，队伍就缓慢走了过去，孩子们扮演的角色很逼真，下面的壮汉步伐也很稳健。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时阁就会走上街头，整个街道都人山人海。这项技艺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，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，并没有被封存在档案馆里。它扎根于民间，生动活泼，蕴含着当地人的朴素快乐。大水冲刷土地的同时也滋润了民俗文化，河水教给这里的人民，在经历了风雨之后，仍然要热热闹闹地生活下去。

在古镇上漫步的时候，可以感受到时光的不同层次。老城门上的石刻为明代所留，石板路走过明清两朝，老房子经过多次翻修，院里还种着今年刚长出的新菜。老一辈人还记得码头上桅樯林立的情景，而年轻一代则已经习惯于新厂房里机器轰鸣的声音了。老人坐在城门洞里聊天，说起了以前的大水来袭、商船来往的事情；孩子们在石板路上奔跑嬉戏，对于那些古老的传说也是一知半解。历史并没有中断，在河水中慢慢流到了现在的生活当中。

很多临水古镇的文字，总是容易落入怀古伤逝的调子中去，感叹繁华落幕、万事皆空。但是正阳关并不是这样的。洪水来了，战火来了，水运衰落了，古镇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。洪水过后，百姓又开始重建家园；老码头废弃后，人们又找到了新的谋生之路。旧事物终将消逝，新生命总会从土壤中成长出来。既不沉湎于对往日繁盛的追忆之中，也不回避曾经遭受过的磨难，而是看重脚下实实在在的生活。

早晨的阳光洒在河边，正阳关就开始苏醒了。天刚蒙蒙亮，堤坝上早就有人来了。打鱼的小船也很早到河面上，菜农也挑着新鲜的蔬菜去市场卖。集市渐渐地

热闹起来，摊位一个接一个地摆了出来，各种各样的河鲜、土鸡蛋和当季的新鲜蔬菜应有尽有。人声鼎沸、叫卖声与远处河水流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。买了一把青菜，称了两斤河虾，邻居熟人相遇，停下来聊聊天。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琐碎而热闹的情境中铺展开来的。

中午的时候，街道上比较安静，阳光照射到青石板上，每家每户都在厨房里做饭。煮一碗淮王鱼汤，然后炒一盘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青菜。用一个粗瓷碗盛了饭，在家门口的小桌子上吃着，看着街上行人来来往往。

到了傍晚时分，夕阳把整个淮河都染成了金色。经过了一天的劳作之后，人们来到堤坝上散步、乘凉。老人摇着蒲扇，孩子们在玩耍，晚风吹过河水带来湿润的气息。古老的城门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石板小巷被夜色所掩盖。千百年来，无数个这样黄昏重复更迭。七十二条河流的水，依然奔腾而至，汇入正阳关。河水看过春秋时期的车马，看过明代的钞关，看过千帆竞渡，也看着现在的宁静和平。

流水不息，古镇也在不断发展中。厚重的历史并没有变成一种负担，而成了这里的一股力量。老城门还存在，石板路还完好无损，时阁的锣鼓声依然响彻云霄，淮河里的鱼虾依然新鲜肥美。新厂房里的机器正在运行，大棚里的蔬菜也长势良好……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，他们把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

所谓的七十二水归正阳，并不是说只有河流才能归正阳。流水汇入淮河，人世间的生活气息汇聚到古镇上，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历史记忆，最后都会汇聚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。大水冲积出的土地没有高山可以依靠，当地人便以水为山，与河共生，于起落沉浮之中，守住生生不息的烟火。

风吹过古老的城门洞，流水永不停歇，人间岁月依旧。



正阳关老街

